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亚当·贝德

Ya Dang. Bei De

[下]



乔治·艾略特(英)◎著
宁玉鑫◎译

远方出版社

00148511

世界争议文学

亚当·贝德

下

远方出版社

第二十三章 午餐时刻

当亚当知道他将在楼上和大佃户们共餐时，觉得很讨厌，因为如此，他就比在下面回廊里吃饭的母亲和塞斯显得地位高出一级了。可是管家米尔斯先生告诉他说，这是唐内斯恩上尉特地叮咛要这么办的，如果亚当不去，他会生气。

亚当点头答应了，之后来到站在几码外的塞斯身边。“塞斯，孩子，”他说，“上尉派人来说，要我上楼吃饭——米尔斯先生说，他是特地这么安排的，所以我想我不好不去。不过，我不愿意坐在你和妈妈上面，仿佛我比自己亲骨肉高些似的。你不放在心上吧，我想？”

“不，不，哥哥，”塞斯说，“你的光荣就是我们的荣誉。要是你受到尊敬，那也是你自己理应得到的。只要你对我还是兄弟感情，我看见你比我愈高愈高兴。你上去是因为派了你管理林子，这也是正正当当的事，那是个受重用的位置，你现在不是个一般工人了。”

“哎，”亚当说，“可是还没人知道这事。我还没通知伯奇说要离开他。我不愿在他知道以前告诉别人，伤害他的感情。人家看见我在上面会觉得怪异，他们很可能猜到这个原因，会提出来问我，因为这三个星期之中，关于我会得到这个位置的事，上上下下已经有不少传闻了。”

“那你可以说只吩咐了要你上来，没通知你原因，那也是实话。妈妈听了这事一定很高兴的，我们去告诉她吧。”

不是因为所付佃租的多少，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所以请上楼的客人不止是亚当一人。在这两个教区里，有些人是由于他们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口袋殷实而受到这种礼遇。巴特·马西便是当中之。在这炎热天气，他跛行得比平常还更慢些，所以吃饭铃响时，亚当便留在后面等着与他的老朋友一同上去。在这公开场合，他有点腼腆和波塞家坐在一起。在这一天里，肯定会有机会接近海黛，思及此

亚当也就以此满足了，他不想冒险被人开他与海黛的“玩笑”——这个豪爽的、无所畏惧的大个子，在求爱这事上却十分羞怯腼腆。

“马西先生，”亚当等巴特走近时说，“今天我在楼上和你进餐，上尉吩咐了的。”

“啊！”巴特说着，停下脚来，手放在他的背上，“那是有点动静了——有点动静了。老乡绅有何打算，你听说什么了没有？”

“唔，听说了，”亚当说，“我把我知道的通知你，因为我确信你不会传话出去的。我希望你在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不要泄漏出一个字儿，因为我有特别的理由不想让别人知道。”

“相信我，我的孩子，相信我。我没有老婆从我嘴里探出话来，然后到人人听得见的地方去叽叽呱呱地乱讲。你要信任一个人，你就要找单身汉——要找单身汉。”

“昨天已经谈妥了由我来负责树林，我正在这里装置竹竿子和一些事情的时候，上尉派人找我去，跟我提了这事，我同意了。不过，如果楼上有人问及此事，你别答话，只把话题扯开，那我就很感谢了。现在，我们上去吧，我想我们很可能是最后的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别担心，”巴特说着，一面向前走，“这个好消息给我添了胃口。哎，哎，我的孩子，你会有前途的。说到会测量的眼睛，会计算的脑袋，我打赌，在这县里没有谁超越你。你受了良好的教导——你受了良好的教导。”

他们到了楼上时，大家还在讨论亚塞留下的一个合情合理解决的问题：谁坐首席，所以没有注意亚当进去。

克逊正在说道，“这屋里年岁最长的是老波塞先生，他坐首席完全合乎道理。我当了十五年管家，坐席的规矩还是懂得的。”

“不，不，”老马丁说，“我已经让位给我儿子，我现在不是佃家，让我儿子代替我吧。老年人的时代过去了，得给青年人让路了。”

“依我看，最大的佃户比年龄最大的有更大的权利，”陆克·勃立登说。他不喜欢指责人的波塞先生。“在这庄园里霍兹华斯先生佃的土地比谁都多。”

“唔，”波塞说，“要是我们说谁的土地最孬，就坐上席，那么谁拥有这份光荣也没有人羡慕他了。”

“哎，马西先生来了，”哥拉克说，他在这番争论中持中立态度，只想和解调协。“老师应该能通知你怎样才对。谁该坐首席，马西先生？”

“那还用问，身体最宽的人呗，”巴特说，“那样，他就不占他人的地方了。第二个最宽的坐下席。”

这个解决争端的妙法引起了大笑——其实就不如这么有趣的笑话也行了。不过，克逊先生觉得跟着大家一齐大笑与他的尊严身份和丰富学识不能相称，直到后来，大家一致认定他是第二个身体最宽的，他才释然。小马丁·波塞是最宽的，坐上席，克逊其次，坐下席。

亚当当时正在桌子下方，由于这一安排，当然马上被克逊注意到了，原来他一心考虑首席问题，因而没有看见亚当进来。我们知道，克逊认为亚当“有点高傲，性情急躁”。他觉得这些绅士先生们对这年青木匠捧得太过分了。克逊先生当了十五年尽职的管家，他们却不阿谀奉承他。

“嗨，贝德先生，你高升得可真快，”他在亚当坐下时说，“我记得你以前从来没有在这儿吃过饭。”

“没有，克逊先生，”亚当说，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全桌的人都听得见。“我以前从来没在这里吃过饭。不过唐内斯恩上尉要我来的，我希望这不至于使大家不高兴吧。”

“不，不，”有几个声音异口同声说，“我们很高兴你来了。有谁反对呢？”

“饭后，你给我们唱一首‘在山那边遥远的地方’，怎样？”却恩先生说。“我特别喜欢那支歌。”

“呸！”哥拉克先生说，“那跟苏格兰调子可不能相比。我自己从来不喜欢唱歌。我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一个人的头脑里装满各种植物的名称和性质，就不大容易腾出空地方来装曲调了。不过，我的仲堂兄弟，一个车夫，在记忆苏格兰曲调方面可是少见的一把好手。他没

有别的事情要思索。”

“苏格兰曲调！”巴特·马西轻蔑道，“我听够了苏格兰调子，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听了。它们只合适用来惊吓鸟雀——我是说，英格兰鸟雀，因为据我所知的，苏格兰鸟雀可能唱的就只是苏格兰歌。不要给孩子们拔浪鼓，只给他们一支风笛，我保证庄稼就一定会安全了。”

“是的，有些人对他们不懂的东西总是瞧不起，尽讲怪话，并且觉得是种乐趣。”

“苏格兰调子就像是个唠叨责骂的女人，”巴特继续说下去，没有理睬哥拉克的话，“它们老是重复重复，

没完没了。谁都会以为苏格兰调子就像是在向一个聋得像老铁卜特那样的人问句话，始终也不会得到答复。”

现在，亚当坐在克逊旁边他也不在意了，因为坐在这个位置恰好可以看得见海黛，她就坐在隔壁一张桌子离他不远的地方。不过海黛却根本没注意到他在那里，因为她正生着气，忙于对付陶蒂。小家伙一定要照传统的姿势，把脚放到板凳上来，那样就有把海黛红白两色的衣裳弄脏的危险可能。海黛刚把那两条小肥腿推下去，它们一会儿又上来了，由于陶蒂的眼睛忙着盯住那些大盘子，寻找葡萄干布丁在哪儿，所以不注意她的腿了。海黛终于不耐烦，皱着眉头，撅着嘴唇，含着泪说，“啊，天啦，舅妈，你说说陶蒂吧，她总是把腿放上来，把我衣服都弄脏了。”

“这孩子怎么啦？她总不能讨你喜欢，”妈妈说。“那就让她到我这边来吧：我不嫌弃她。”

亚当一直在望着海黛，看见她的蹙额撅嘴，觉得那乌黑的眼睛因半含着气恼的泪珠，反而显得更大些了。娴静的玛丽·伯奇，坐得很近，看见海黛在生气，也看见亚当的眼睛在盯住她，心想：像亚当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定是在思考，在坏脾气的女人身上的美，也不值得什么。玛丽是个心地善良姑娘，不怀什么恶意，不过她在自忖道，既然海黛脾气很坏，亚当知道了也好。说真话，如果海黛长得不美，这会儿她会看来很丑，毫不可爱，对她在道德方面的评价也决不

会失误。不过，她那生气的模样确是十分妩媚动人。看来像是天真的苦恼而不是生气，严厉的亚当丝毫不觉得不尽人意，只感到一种有趣的怜惜，仿佛是在看着一只弓起了背的小猫或是弄皱了羽毛的小鸟儿一样。他不知道她是为何事而烦恼，他不可能想到其他的，只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儿，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决不让她再为任何事情烦恼。陶蒂走开了，她遇见了他的眼光，向他点头招呼，她的脸儿绽开了一个最开朗快乐的笑靥。这的确是有一点儿卖俏，她知道玛丽·伯奇在望着他们，可是这微笑像是醇酒，亚当陶醉了。

第二十四章 祝 酒

午饭后，从生日啤酒的大坛里倾倒而出的第一巡酒送上来了，在桌子一旁给身材宽阔的波塞腾出了地方，桌子上方放了两张椅子。已经具体商量妥当了，年青乡绅出现时，波塞到底该做些什么。在这最后五分钟，他在望着对面墙上暗黑的画像出神，手里则玩弄着马裤口袋里的零钱和别的东西。

年轻乡绅和奥文进来时，大家都站了起来，亚塞在人们示敬的这一时刻，感到十分欣慰喜悦。他喜欢别人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他很重视这些人的友好感情：他想到他们对他怀有一种由衷的与众不同的关注时他特别高兴。而且他的欣悦之情也溢于言表。他说，

“我的祖父和我都希望今天在座的朋友们都吃得酒足饭饱，奥文先生和我来跟大家一起喝一杯，我相信凡是教区长和我们同享的东西我们都更喜欢。”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波塞。他的双手还在口袋里忙碌，一面带着敲得很慢的时钟的那种从容审慎说，“上尉，我的邻居们今天要我代表他们说几句话，因为大家想的不谋而合，一个人说的话也就等同于二十人所说的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或许会所有说的话也就等于二十人说的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种田的方法——关于耕作我不代表大家，只谈我自己一个人的——不过关于少东家，我们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你了。我们知道你素来善良正直，你说话公平，做事公道。我们都高兴地等着你作我们的东家，因为我们相信你待人和善友好，总想办法不让任何人吃亏。这就是我要说的，也就是我们大家想要说的，一个人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以后，就最好立刻住口，因为还有啤酒在等着我们喝呢。我先不谈这啤酒味道好坏与否，我们要先为你的健康干杯，以后才尝得出今天饭菜丰盛可口。如

果有人觉得没吃痛快，那就是他自己的肠胃有问题。至于教区长，大家都知道，在这教区里，无论他到哪里，都受欢迎。我祝愿，我们大家都希望，他长命百岁，活到看见我们变成老一辈，看见我们的儿女长大成人，少东家成家立业。至于目前，我无话可说了，让我们为少东家的健康干杯——三次，三声欢呼。”

于是一阵热闹欢乐的喊声，敲叩声，碰杯的叮当声，刀叉的铿锵声，“再来一次”的欢呼声混在一起响起来，这在初次接受这种敬意的耳朵听来，比最壮观的音乐都更可喜人耳。在波塞说话时，亚塞感到一阵良心上的愧疚。不过，这种感觉和听到恭维时的欣喜心情一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总的来说，他对那番话不是当之无愧么？波塞对他的行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他知道了的话。唉，不过谁的行为又经得起这样推敲呢？波塞不可能知道。而且他真正又做了什么呢？也许在调情上稍微过头了一点点。不过，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恐怕比他走得更远。他这事不可能有什么坏处，也决不会有什么坏处。下次，他单独和海黛在一起时，要向海黛解释清楚，她可不能把他们之间的事当真了。你看，亚塞对他自己很感满意：必须用对未来的善良心愿来排除掉目前内心不安的情绪，而这种善良心愿又来得快，所以波塞慢条斯理的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历了一番内疚，重又心安理得了。在他讲话的时候，他心情已是十分轻松愉快。

“好朋友们，乡亲们，”亚塞说，“刚才波塞先生代表大家和他自己，表达了大家对我的一些很好的看法和友好感情，我很感谢大家。我最衷心的愿望就是要能受之无愧。按照事情的常理，我们可以预料，有一天我会当各位的东家。确实，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我祖父要我庆祝这个生日，和大家一起来聚会。我迫切盼望当家的这一天来到，不仅仅是因为对自己有利，也是想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像我这么一个青年人，向你们各位大都比我年长得多，又都是经验丰富的人，多谈农耕的事是班门弄斧。不过，我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就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等到我掌管庄园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尽一个地主的力量，鼓励我的佃户们改良农田，更好地耕作。

我希望我所有可敬的佃户们都把我当作他们最知心朋友。使我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敬重庄园的每一个人，自己也为他们所敬重。我目前的身份还不宜在这方面多谈，我只能用一句话来答复大家对我的良好期望，那就是：我自己的希望和大家的希望是一致的，我的心愿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赞同波塞先生刚才说的：当一个人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以后，就最好住口。现在让我们为我那担当起我父母责任的老祖父的健康干杯，否则，适才大家为我干杯时，我所感受的那份快乐就不完整了。我不多说了，等到那一天，他要我作为本家族未来的代表，和各位聚会时，再一起畅谈吧。”

也许除了奥文以外，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和赞许亚塞建议为祖父干杯的这一善意的行为。农民们认为少东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都恨老乡绅。波塞太太说，“他不搅和这锅酸汤就好了。”农民的思想不大容易体会高尚情操的细微之处，但是这一建议又不便推却。大家干杯后，亚塞说，

“我为祖父和我自己谢谢大家。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让你们和我一起高兴。我希望，也相信，你们会高兴的。我想，在座的人都敬重我的朋友亚当·贝德，我相信有些人对他格外尊敬。乡亲中人人都知道，他说的话最可靠他不管做什么事都做得好，把他雇主的利益看成是他自己的一样。我很骄傲地说，我小时候就喜欢亚当，至今也还保持着这份感情——我想，这一点也说明我有伯乐的眼光。我一向就有这一心愿，让他来管理庄园里的树林，这些林木又恰恰都十分贵重，我这么想，不单是因为我看重他的品德，也因为他有过硬的知识和技能。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也是我祖父的想法。现在已经决定由亚当管理这些树林，这一变动，我相信，将对庄园大为有好处。我希望一会儿大家和我一起为他干杯，祝福他能够兴旺发达。不过，在这里我还有一位比亚当更老的老朋友，我用不着说了，这就是奥文先生。我相信大家都会赞成我们首先得为他干杯。我知道你们都有理由爱他，但是，在他的教区中，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爱他。来吧，把酒斟满，让我们为我们最好的教区长干杯——三次三个欢呼！”

在干杯中，人们投入了赴宴的全部热情。这是这番景象中最动人如画的一刻，当奥文站起来说话的时候，屋子里所有的脸孔都朝向着他。在周围人群的对照下，他的脸孔的优美文雅比亚塞的更见突出。亚塞是平常得多的英国脸型，他那时髦的华丽服比起奥文头上洒的白粉与虽然整洁但已旧的黑衣服来，更接近青年农民在服饰方面的品味。奥文的这套黑衣好像是盛大场合穿的礼服，因为他有一种秘诀：就是从来不穿新衣服。

“这不是第一次，而是有过许多许多次了，”他说，“我得感谢我教区教民对我表示的善意友好。邻里的亲善也是一种历时愈久就愈加可贵的东西。我们今天快乐的聚会确实也证实了：当美好的事物达到成熟年龄而且要继续长存的时候，大家理应欢庆。我们作为牧师与教民之间的关系两年前已经成年，因为我到这里来有二十三年了。我现在愉快地看到一些高大的小伙子和漂亮年青活泼的姑娘愉快地望着我，在我为他们施洗礼命名的时候，他们望着我的神情就远远不是这样快乐的。在这些年轻人中，我最感兴趣的的就是你们刚才赞扬的我的朋友亚塞·唐内斯恩先生。我相信我说这话，大家不会觉得诧异。我有幸当了他几年教师，自然有许多机会熟悉、了解他，那些机会是在座诸位所没有的。我高兴地，也骄傲地，向你们保证，我和你们一样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也和你们一样确信他具有那些日后在他掌管庄园时，能使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地主的品德。在大多数问题上，凡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和一個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够有共同看法的时候，我们都趋向一致。他刚才表达的感情我就是和他衷心一致的。”“我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要把它表明出来。那就是他对亚当·贝德的评价与尊重。大家对于地位高的人，自然比对在平凡工作中度过一生的人，要想得多一些，谈得多一些，对他们的德行也称赞得多一些。但是，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平凡日常的工作是多么地必要，而把这些工作做好，对于我们又是多么地关系重要。我和我的朋友亚塞·唐内斯恩有相同的感觉，那就是：当一个做平凡工作的人表现出一种使他在任何位置上都是为楷模的品德时，他的这一优点就应该得到承认。他是

一个理所当然得到尊重的人，他的朋友们也高兴地尊重他。我了解亚当·贝德，——我了解他这个工人，也了解他这个当儿子和兄长的人。当我说我特别尊重他的时候，我说的是最单纯的真心话。但是，我不是在向你们谈一个陌生人，你们有些人还是他的亲密朋友。我确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了解他，没有一个人不是衷心愿意和我一起为他干杯的。”

奥文一讲完，亚塞就跳了起来，把他的酒杯斟满说，“为亚当·贝德干一杯，愿他的儿子将来也和他一样忠实聪明！”

所有在座的听众中，甚至包括巴特·马西在内，对于这一次干杯最感高兴的就是波塞。他的首次发言虽然是项“艰巨任务”，但如果他不知道其中的非常艰辛曲折，他就会开始再作一次发言了。既然是这样，他便为他的感情另找一条出路：把酒一口饮尽，然后胳膊一挥，坚决地把酒杯“咚”地一声放在桌上。如果乔尼桑·贝奇和其他几个人在这场合下觉得不那么舒畅，他们也尽量装出满足的神情来，所以大家带着不约而同的友好精神干了一杯酒。大显身手的一门才艺——他的这份才能自豪感，只需多喝一口好酒稍稍刺激一下，便可以使他自信他的号笛舞能使这些乡绅们为之倾倒。他这想法又被乔舒厄大加怂恿鼓励，他说为了报答少东家对他们的好处，表演一个使他高兴高兴，这是完全应当的事。你要是知道皮恩事先请了里恩先生拉小提琴为他伴奏，那末，你对于这一意见竟出于那么一位严肃人物之口，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而且乔舒厄相信，舞蹈本身虽然也许不很出色，他的伴奏音乐可以给予补偿。这个计划是在一个大帐篷里讨论的，当时亚当·贝德也在那里，他劝皮恩最好别出洋相——这话一说出来，皮恩就铁下了心：什么事不能因为亚当嗤之以鼻他就放弃不干。

“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事？”老唐内斯恩先生说，“是你安排的吗，亚塞？文书带小提琴来了，还有一个活泼的人，纽扣孔里还插朵鲜花呢。”

“不，”亚塞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上帝，他要跳舞了！”

这是一个木匠，——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是皮恩·克里尼奇——大家叫他瘦精猴皮恩，”奥文说，“一个相当散漫的家伙，我想。安恩，我亲爱的，我看这提琴嘎吱嘎吱的声音使你有些受不了。你累了。我陪你进去吧，你可以在饭前休息一会儿。”

安恩答应，站起身来，她的好哥哥便陪她走了。此时乔舒厄的开场演奏进入了“白色帽结”一曲，他希望用一套转调，奏出各种曲调来。他机敏的耳朵可是使他颇有技巧地演奏出这些调子来。但是，观众都聚精会神地在看皮恩跳舞，没有人留心听他的音乐，如果他知道这一情况，会十分气恼的。

你看见过真正的英国庄稼人表演独舞吗？也许你只看见过芭蕾舞中的农民，像个陶制的快乐的乡下人一样含着微笑，大腿优美地转动着，头部微微有点动作。正如雀儿华尔兹曲不像雀儿歌唱一样，那个也不像真实生活中的舞蹈，瘦精猴皮恩可一点也不见笑：他严肃得像个跳舞的猴子——严肃得好像是个在做试验的哲学家，想亲身体验一下，人类四肢可能的摆动量和可能形成的各种角度。

为了弥补条纹帐篷里的哄然大笑，亚塞时不时鼓掌叫好。可是皮恩有一个佩服他的人，带着和他一样的热诚、严肃在注视着他的动作，这就是马丁·波塞。他坐在板凳上，汤米站在他的两腿当中。

“你感觉怎么样？”他向妻子说，“他的节拍合得准，好像他是时钟里的机件一样。我从前瘦一些的时候也会跳舞，不过节拍不像他这样配得一丝不差。”

“依我看，他的手脚动得怎么样，倒是不要紧的小事儿，”波塞太太回答说，“他的脑瓜子里少了东西，否则，他就不会像个疯了的蚱蜢似的，这么蹦呀跳的让乡绅们来看他。我看得出他们都要笑死了。”

“哎，哎，那就太好了，他们看了开心嘛，”波塞说。他对问题不大容易有不痛快的看法。“不过他们都要走了，是去吃饭了，我想。我们走动一下，好不好？去看看亚当在干什么。他得照管酒和一些事情。我想，他自己恐怕没有玩儿得痛快。”

第二十五章 舞 会

亚塞选了进门的前厅做舞会厅，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其他的房间没有这么宽敞通风，这里还有宽大的门通向花园，到其他房间里去也有门相通。当然，在砖石的地面跳舞，不是最开心的事，但是，大多数会跳舞的人都尝过圣诞节在厨房的方砖地上跳舞的乐趣。在这种前厅对比之下，周围的房间就像是小密室了。前厅高高的天花板上，有水泥做的天使、号角和花环，墙壁上有各种英雄的大奖章，间以壁龛中的一些塑像。这正是利用绿色枝叶装饰的地方，哥拉克先生得意地就此机会显示一番高雅情趣和温室植物。石砌楼梯的宽大阶级上铺了软垫，给孩子们当座位。他们能够和女仆们一起看跳舞看到九点半钟。参加舞会的只限于一些主要的佃户，所以地方宽敞不挤。顶上的绿色枝叶之间，有各色纸罩的灯光照明，看来赏心悦目。农民们的妻子女儿探头窥看进去时，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富丽辉煌的场面了。他们现在知道得很清楚，国王、皇后住的是什么样的房间。他们带着几分怜悯的心情，想到他们那些没有这个好机会见见世面的亲友熟人。太阳落山不久，屋里的灯就已经亮了。窗户还有宁静的光亮，在那种光亮中，我们看起东西来似乎比在大白天还更清楚。

户外也是一片宜人景象：农民和他们的家室在草场上的花儿和灌木丛中或是沿着从东正门引出来的又直又宽的大路漫步。大路两旁铺着青苔般的绿草地毯，这里、那里有暗色的枝桠平展的雪松或者是巨大锥形的冷杉。杉树的枝叶低垂扫地，枝头带有浅一些的绿色。在园林中逗留的村民愈来愈少了。古寺长廊的窗户里开始闪耀的灯光吸引了年青的人，因为那长廊是他们跳舞的地方。有些严肃古板的老年人觉得，这是该悄悄回家的时候了。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莉丝贝斯，塞斯陪她一同走了——也不完全是出于孝顺，因为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参加跳舞。至于塞斯，这是颇为忧郁的一天：在这种场合下，他愈加想念

蒂娜，这里什么都和她不一样。他在看到这些年青妇女的没有思想的脸和颜色新艳的衣服后，眼前出现的蒂娜的样子更加显得生动清楚——正像象圣母像在给一个戴无边女帽的粗俗的头遮了一阵以后，再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更见其美丽崇高。不过，蒂娜在他心中的形象，帮助他更耐心地忍受了他母亲的情绪。他母亲在最后这一个小时中愈来愈烦躁了。可怜的莉丝贝斯为一种奇怪的矛盾的心情所苦。当亚当来对她说，唐内斯恩上尉希望他参加大厅的舞会时，她因为她亲爱的儿子亚当所得的荣誉而感到的欢欣与骄傲，交织在复苏的嫉妒和烦躁一起。亚当离开她愈来愈远了。她巴不得过去的一切苦恼重新回来，因为那时候，亚当对他妈妈说的话和做的事，都更加放在心上些。

“唉，你爸爸躺在地下还不到五个礼拜，就谈什么跳舞，”她说，“我巴不也到地下去，免得在地上占了快活的人的地方。”

“不，别那么看法，妈妈，”亚当说。他决定那天要对她耐心、温存。“我不打算跳舞——我只去看看。既是上尉要我去，我要是说我想回家，那好像我以为我比他还明白事理些一样。你知道他今天是怎么待我的。”

“唉，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的老母亲没有权利拦住你。她不过是个老胡桃壳，你像成熟了的胡桃从她那儿溜走了。”

“好吧，妈妈，”亚当说，“我去告诉上尉，我留在这里，你心里难过，我愿意陪你回去。我想他不会见怪的。我也愿意回去。”他费了些劲才说出这句话来的，因为他今晚很想能接近海黛。

“不，不，我不要你这么做，——少东家会生气的。你照他说的做吧。我和塞斯回家。我知道，你这样受照顾是你的光荣，谁还会比你的妈妈更感到骄傲呢？这些年她不是操心劳累把你抚养成人？”

“这样吧，那末再见，妈妈——再见，孩子——回去了记得照顾一下吉卜，”亚当说完，就转身往娱乐场栅门口走去，他希望在那里能碰到波塞一家。他忙了一下午也没时间和海黛说话。他看见远远有一群人——就是他要找的——正沿着这宽阔的砂砾路往屋里走去。他赶忙走过去迎着他们。

“啊，亚当，我高兴又看见你了，”波塞说，他用手拥抱着陶蒂。“你的任务做完了，可以玩儿一下了。海黛答应了一大堆人邀请跳舞。我才刚还问她是不是答应了同你跳，她说没有。”

“唔，我原来没打算今晚跳舞，”亚当说。他望着海黛，已经打算改变主意了。

“瞎说！”波塞说，“今晚人人都跳舞，就只有老乡绅和奥文夫人不跳。佩斯特太太对我们说，丽狄丽小姐和奥文小姐也跳。少东家选了我的妻子作第一个舞伴，来开始这个舞会，因此她不得不跳，虽然她在生这小家伙以前的那个圣诞节起就身体不好。你站着不动就不像话了，亚当，你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舞又跳得好。”

“不，不，”波塞太太说，“那可不合适。我知道跳舞没有意思，不过，假如你因为什么事都没有意思，就犹豫不决不干，那你在这世界上就迈不开步了。给你做好了肉汤，你就得把肉渣一齐吞掉，要不然就连汤也别喝。”

“那末，如果海黛愿意和我跳舞的话，”亚当服从于波塞太太的口才或是别的什么，便说，“随便她什么时候有空，我就陪她跳舞。”

“第四支舞曲我没有舞伴，”海黛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不一样了。”

“啊，不过第一支舞曲一定要跳，亚当，要不然，就显得和大家不一样了。这儿有够多的好舞伴让你去挑选。男人们站在一旁不去请姑娘们跳舞，她们也不好受。”

“亚当觉得波塞的话有道理：他除了海黛跟谁都不跳，也不合适。他想起乔尼桑·贝奇今天有理由感到不愉快，便决定请玛丽和他跳第一个舞，如果她没有别的舞伴的话。”

“大钟敲八点了，”波塞说，“我们得赶快进去，不要这样，乡绅和夫人、小姐们比我们先进去，那就不像样了。”

他们进大厅后，三个孩子由莫莉照顾着坐在楼梯上。这时，客厅的摺门打开了，亚塞穿着军装进来，扶着奥文老夫人走到饰有温室植物、铺着地毯的高台上。她和安恩小姐将与老唐内斯恩先生一起坐在

台上看着别人跳舞，就像戏里的国王、皇后一样。亚塞说，他穿上军服是为了要使佃户们看了高兴，他们很看重他在民兵团里的军职，仿佛他高升成了首相似的。他的制服更衬出他的身材雄伟俊美，所以，他非常高兴就此使他们高兴高兴。

老乡绅在坐下以前围着客厅里走了一圈，向佃户们打招呼，和他们的妻子说几句客气话。他一向很讲究礼貌，但是，农民们在长期的思索后，发现这种表面的客气是冷酷无情的一种表象。看得出他今晚对波塞太太煞费心思地礼遇，特别问到她的健康情况，劝她用冷水洗浴强身，什么药物也不要。波塞太太向他屈膝行礼，非常镇定地向他道谢。但他走过去后，她就悄悄地向丈夫说，“我敢拿生命打赌，他在我身上打什么坏主意。老狐狸摆尾巴，总有什么名堂。”波塞没来得及答话，因为这时亚塞正走过来说，“波塞太太，我请你赏光跟我跳第一个舞。波塞先生，你得让我领你到我姑姑跟前，今晚她想请你做他的舞伴。”

亚塞领着她走到房间的前面去时，她因为这一不寻常的荣幸激动得苍白的脸上发出了红光。而波塞呢，他因为多喝了一杯，对他自己的漂亮的相貌和漂亮的舞蹈恢复了年青时的那种信心，骄傲地和他们一同走过去，一面暗自夸口：丽狄亚小姐一辈子也没有过能像他这样抱起她，使她双脚离开地面的舞伴。为了使两个教区所获得的荣幸平衡，奥文小姐和保罗克斯蒂最大的农户陆克·勃立登跳舞。高文先生就邀请勃立登太太作舞伴。奥文在照顾妹妹安恩坐下以后，便照他与亚塞事先商定的那样，到古寺长廊里去看看村民们的欢乐情况。在这期间，所有不那么显赫出众的舞伴，都一对对各就各位。海黛由她那躲脱不开的哥拉克带出来了。玛丽则由亚当陪伴。这时响起了舞曲，于是欢快的乡村舞——一切舞蹈中最美的舞——进行了。

可惜不是木板地！在木板地上，那浓重皮鞋的有节奏的蹬蹬跺跺会胜过任何节奏声。那欢快的跺脚，优美的点首，伸过来的挥舞的手——我们现在还哪能见到！那些穿戴整齐的已婚的妇女，把牛奶房和家务的操心的事情都忘却在暗淡的角落里，跳着朴素的舞。她们回忆